

《屋簷下的豬牛羊》

古漢字“豕”，就是豬，最早出現在，大約三千年前的，商代甲骨文卜辭裏，是包括家豬和野豬在內的，但主要是指野豬。例如“逐”字裏的字素“豕”，是追捕的野豬。又如，古漢語那個象形字“彘”*zhi⁴*，本義也是“野豬”，在“彘”字下方中間的“矢”字的兩邊，像拆開的“比”的字素——也許就是“匕首”的“匕”，表示射向野豬的兩枝箭，以加強所標示的是獵物。漢武帝劉徹的小名是彘，取彘字作小名，顯示漢代時，對豬的印象很不錯，大概是取野豬的勇猛善鬥，大敵當前，也無所畏懼的形象。象形字為六書之首，可是甲骨文裏，很多象形字，都出現了豎起的形變。絕大部分的動物字彙，比方豕字，本來應是四蹄踏地的，都“豎”起來了。為什麼產生這樣的縱變呢？還有，中國傳統書寫行氣，是從上而下的。為什麼是縱向，而不是橫向的呢？有關書寫的文獻，都不大理會古漢字裏這些邊緣現象。

近代考古研究，也發現漢代墓葬中出土的，陶制冥器的動物，陶豬的數量居首，其次的是陶雞和陶狗。推測豬和雞、狗，是反映漢代家園的一般模式和小康標準。

“家”字在甲骨文裏，作祭祀場解的，至少出現了四次。清代吳大澂已注意到，家字這個祀場用法。當代的學者大都接受，殷人祭祀祖先的場所叫作“家”。既然商代的“家”，不是人居住的房子，家字裏的“豕”，就不能說成是，人們住宅裏兼養的豬。（見前《週末談》74 《家的字素和概念》）。

無疑豬的繁殖能力強 —— 是豬之所以成為，財富的標誌 —— 也應該是被選為，家字的字素的理由之一。但要強調的是，代表這個繁殖性能力的，首先是公豬，而不是母豬。俗語說得好：“母豬好，好一窩，公豬好，好一坡。” 這些都說明為什麼，甲骨文的家字，是從雄豬的“豕”。

我曾在一篇論文裏，提出對家字的原始語義的，作一個新的蠡測，把家的出現，推到商代殷人的卜辭之前。我認為那時候，“家”字跟“牢”字一樣，都是為了祭祀，而專門飼養牲口的地方，表示今天意義的“家”字，雖然還沒有出現，但作為特殊圈養，祭祀用的豬的柵欄，應該已經存在，而且比圈養祭祀用的牛的“牢”還要早。

可是，寶蓋頭“宀”部首下面加“羊”，既不成詞，也不成字，那麼，屋簷下真的不養羊嗎？羊，還是要養的，我猜想，大概是放羊到空曠吃草，比放牛更常見，時間也更長，甚至老在外邊，用不着給它們蓋欄了。我在瑞士山區所觀察到的牛群，除了長有毛的品種外，因能受得起晚上的寒冷，都要蓋牛欄的。



在我瑞士山莊附近拍到的長毛高地牛

羊呢，有一身羊毛保暖，除非刮大風雪，可以讓它們在外邊，露天過夜，省了每天趕羊，放羊的功夫。若就詞語而言，另一個解釋，是羊欄一詞，統轄在以牛為主的牛欄一詞的“牢”字裏。

牢字詞義的演變頗有意思。很早就把關人的地方叫作牢了。不知始作俑者是誰，是否為了說笑。是的，人也是動物嘛，把監獄稱作牢，把人關進去，也未嘗不可以。

今年適逢是豬年，我在巴黎幾家的古董店，搜購了十多枚玉豬的擺件，都只是比拇指稍大一點。現在把挑選出來的，圍起一個“豬圈，拍一張照，以供同好共賞。



家裡的玉豬圈